

# 三岁的儿子问：“爸爸，人会不会死？” ③

热点关注

儿子在上幼儿园时,大约3岁左右,有一天忽然问我:“爸爸,人会不会死?”刚开始吓了我一大跳,但马上意识到,儿子已开始触及生命本质的问题。在这个世界上,大约也只有人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死亡,别的动物则不会。

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,这个问题曾在我头脑中盘旋过,只不过儿子的意识比我来得早。那时我已经上了小学,一年的暑假,山里的亲戚邀我去玩几天。当时觉得不用写作业,又可以离开父母的管教,于是兴高采烈地去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。去了之后,才感到没有想象中的好玩,只是跟着比我差不多大的亲戚看瓜园,有时也到山上四处转转。没过两天,便开始想家了,恨不得身生双翅,立刻飞回家中。

你知道我当时有什么古怪的想法吗?我想的是,在我离家的这几天,父母要是死了该怎么办?这个念头一起,就无法遏制,也不愿对别人讲,只成天以泪洗面。弄得亲戚觉得很没有面子,却又止不住我的伤心,只好又翻山越岭,提前送我回家。是否对父母说过这个念头,现在已记不大清,但那时想象中对亲人突然离我而去的恐惧不安,至今难以忘怀。小孩子不在父母身边,总是容易想家,但我相信,很多父母并不了解孩子内心的秘密。

儿子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,当时我不清楚,只怪自己粗心,但肯定有什么人或事激发了他这个意识。此前,我们在家里并未谈论过这样的话,而现在问题摆在面前,不谈也不行。不过,怎样和一个3岁的孩子讨论死亡这样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呢?我童年时虽有类似的心理体验,却没有任何经验。死亡,是任何生命个体都无法逃脱的宿命,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一事实,是不是

有点残酷呢?我相信,他提问时,一定想得到否定的回答,而如果顺着这个意思去说,岂不成了撒谎?

我清楚地记得,关于生命的类似追问,儿子至少持续了一个月。当他知道爸爸会死、妈妈会死,他也会死的事实时,时常痛哭流涕,偶尔也梦想能比世界上最长寿的人还要长寿。不过,过了一段时间,他就很少问这样的问题了,不知是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,还是注意力发生了转移。有可能是,生命或死亡,是每个人都会遭遇的困扰,只是有的来得早,有的来得晚。

我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如此深刻,是因为我把它看作儿子成长中的重大事件。从儿子的追问中,我对孔子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的慨叹,又加深了一份理解和苍凉。既然人终究是要死的,那么活着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何在?自然,这是一个人生哲学命题,自己尚称不上是一个自觉的思考和实践者,又该如何对孩子进行必要的启蒙,帮助他确立积极的人生态度?回过头来看,我基本上还是按照自己的理解,也就是最初和他说的三方面来展开。

小孩子的安全必须高度注意。人的生命就像一根芦苇,幼小的生命就更脆弱了。我们不必奢望孩子如苏轼所谓的“无灾无难到公卿”,便是能无灾无难地成长,或许也感谢上天的眷顾。我小时候就有两次差点送命:一次是两岁时,不慎掉进了一条水沟,水虽然不是很深,却足以毙命,幸亏被一位老奶奶捞了上来;另一次是上了小学,和小伙伴到一条渠里去学游泳,手不慎离岸,直往下沉,呛了不少水,幸亏被同学拉了一把。

现在的孩子,特别是城里的孩子,生长环境比从前更复杂。不要以为意外伤害离孩子很远,它们就潜

伏在孩子身边。有一个调查显示,小孩容易受到意外伤害的场所是家中、幼儿园或学校、游乐和体育场以及在途中,其中居家意外占3成以上。学校会教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,有时还搞一些逃生训练,但家庭教育也必不可少。家长一方面要使家庭环境尽量安全,让那些易燃、有毒、尖锐和易碎的物品远离孩子,另一方面也要从小教育孩子,不要去碰开水瓶,不要把手指头伸进电源插座或接线板的孔里,走路时要避开井盖,过马路时要左顾右盼、东张西望,不要去凑热闹,发现危险赶紧离开现场,等等。不少意外伤害都是由父母失职造成的,比如一个6岁的男孩跟妈妈到商场购物,从6层电梯与安全扶手的缝隙处坠落,送医院不治而亡。因此,父母必须尽一切可能看护好孩子。

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。这句话可能是我的概括,也可能是别人的总结留存在我的记忆中。总之,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,既然人难免一死,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都不应浪费时间。不过,真正觉得光阴的可贵,也是有过了一定人生阅历之后才能有的体会。不要说小孩,便是风华正茂的青年,也常常认为有大把大把花不完的时光而不加珍惜。

很多惜时的名言警句,儿子都记在脑海里。有一次,我读到朱熹的《偶成》:少年易老学难成,一寸光阴不可轻。池塘才觉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。心中慨然有感,也和儿子做交流,至今他还能背诵。记得一次和儿子在散步的路上,我们还讨论过,如果以80岁为标准,那么一个人一生能有多少个小时。其中,有多少个小时吃饭睡觉;掐头去尾,一个人年富力强的真正能做点事又有多少个小时。儿子过于懈怠时,我也会从反面加以督促,一个无所事事、无所用心

的人,即使活得很长,也没什么意思。

有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自然十分重要,孩子小时候由于父母的过失落下了病根,很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。我看到儿子有的同学体质特别柔弱,真有些替他人担忧,认为这样很难经受住人生的风风雨雨。但我和儿子讨论最多的,恐怕还是关于自杀的话题。

当今社会,生命教育(有的名之为死亡教育)严重缺失,连这个概念都很陌生。有时候好不容易进入教育主管部门的视野,又把生命教育令人啼笑皆非地装进“思想道德教育”这个范畴。但现实的残酷,似乎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。

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,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,原因只是恨她的小表弟夺了自己的母爱,自杀只是为了引起妈妈的重视,夺回母爱。她根本就不懂得生命不可逆转的道理,问题在于,或许根本就没有人给她讲这样的道理。本是为了更好地生,却得了一个死的结果。有的大学生或因失恋或因考试作弊而跳楼自尽的消息,我们也会有选择地和儿子讨论,并且告诉他:一个人不能承受压力就自杀,自己倒是解脱了,但人不能这样自私,你要知道,他们这样做,他们的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啊!儿子就似懂非懂地点头。我觉得,所谓挫折教育也就在其中。

鲁迅说:“在进化的链子上,一切都是中间物。”说到底,每个人只不过是历史中间物。但其既是一个过客,又是其间的一环,所以个体才有可能从生命的无意义获得意义。我们应当如实告诉孩子关于生命的真相,教育孩子自我保护、珍惜寸阴,以及启发孩子在短暂的一生中怎样才能获得生命的实在感与价值感。



滕朝阳 著  
新华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。然而,太多的自以为是,太多的似是而非,太多的跟风盲从,使很多为人父母者至今未能成为这一理念的自觉践行者。著名教育专栏作家滕朝阳用实际的育儿经验告诉年轻的家长们,家庭教育是成长无可替代的奠基,而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于子女成长具有母亲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他反思管理孩子的经验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,并上升到教育理论,从中发现很多有益的经验,对家庭教育很有帮助。

[上期回顾]

如今,我甚至有点感激那个关我孩子“黑屋”的老师,因为她让我深刻认识到,小孩子的心理危机是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客观存在。



朱军 著  
江苏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朱军首次披露自己数年来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台前幕后,首次讲述自己的人生感悟。朱军在书中回忆了那些属于他自己的“零点时刻”:荣光时、黯然时、欢歌时、悲泣时……每个时刻的感悟,都使他的生命愈加厚重。

在《我的零点时刻》里,朱军将告诉我们,他为什么放弃兰州的优越生活,毅然选择北漂?他是怎样突出重围,战胜对手,成为央视晚会的当家主持?他和范曾、赵本山、周涛、董卿、冯巩等人的情谊,以及春晚舞台上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……

名人传记

2005年某个特殊的日子,我和老友冯巩聚到了一起,喝着啤酒,聊起了陈年旧事。聊着聊着,巩哥突然拿出了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甫一亮相,我的心脏立即揪紧了。照片上是冯巩、我,以及卧病在床的老母亲,母亲戴着氧气罩,插着输液管,躺在中间,冯巩在左,我在右。

“那天临走的时候,老太太把我一个人叫过去,跟我说了一句话,至今我都没有告诉你。”“她跟你说了什么?”我连忙追问。“想知道吗?”在这个节骨眼上,他还卖起了关子。“嗯。”我不禁连连点头。“把酒喝了。”我把酒杯放到嘴边胡乱地喝了两口,一心等着冯巩揭晓谜底。“没喝干净,你这儿养金鱼呢?”

一饮而尽后,冯巩终于公布了答案:“老太太语重心长地对我说,‘冯巩啊,小军已经老大不小了,你一定要帮我劝劝他,我连做梦都希望他能有个孩子……’”为咱妈这句话,咱喝点儿……”听着冯巩的这番话,摩挲着手中的照片。想到就在拍下这张照片数月之后,母亲便永远离我而去,我终于难以自持,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
这个特殊的日子正是2005年的除夕,而这个场景正是我和冯巩共同在春晚上表演的《笑谈人生》中的一幕。从排练到正式直播,这已经是我第三十次表演这个节目,而每一次,我的泪水总是控制不住。《笑谈人生》以《艺术人生》为蓝本,以戏谑的口吻总结了“催泪四招”——套近乎,忆童年,拿照片,把情煽,音乐一起,让你的眼泪流个没完。《笑谈人生》,谈出了人生百味,也考量着我内心的情感与理智。

坦白地说,无论于我,还是冯巩,《笑谈人生》都是无法逾越的高峰,因为这个作品取材于我们各自的真实人生。《笑谈人生》背后还有

一位才华横溢的策划和编辑——徐小帆,正是他帮我们把把这些生活素材加工成了一部艺术作品。作品诞生当年,徐小帆便与世长辞,《笑谈人生》于他于我都堪称绝响。

2005年11月的一天,突然有人告诉我“小帆走了”。一时间我没反应过来,随口便问了一句:“去哪儿了?”作为资深电视节目策划人、撰稿人,徐小帆也是春晚早期的主创人员之一。我们的相识是在我刚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。那时,台里刚开始举办MTV大赛,我是工作人员,而他作为著名的词作家,担任评判工作。他为人低调,平时不太爱说话,但做事非常认真。每次策划会他发言前总会说“我说两句,意见不成熟,仅供批判”,而他不成熟的意见不知催生了多少作品,其中就包括《艺术人生》和《笑谈人生》。小帆走得很突然,明明数月前我们还在一起备战春晚。

“朱军,你有时间的话来一下影视之家吧!”我在家里意外接到徐小帆的电话。“什么事?”“冯巩的作品被毙了,我现在有个想法,咱们一起讨论一下!”当时距离春晚直播仅剩一个月的时间,而这已经是冯巩的作品第二次被毙掉。其他节目都在紧锣密鼓地彩排,如果不能及时拿出新的作品来,他今年上春晚肯定没戏。作为曾经在春晚舞台上合作过的好哥们儿,这个忙一定得帮。

两点,我如约到了影视之家,徐小帆和冯巩都在。小帆开门见山地说:“我有一个想法,我想把《艺术人生》和春晚的相声剧结合起来,由你采访冯巩。”“这能有笑料吗?”《艺术人生》一向走温情路线,虽然现场也经常笑声不断,可它本质上并非搞笑的娱乐节目。

“这也正是叫你来的原因,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作品,先从理

论上论证一下,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立起来。”以央视名牌栏目为蓝本创作春晚小品,已经有了类似的成功范例,比如《昨天,今天,明天》就是依托《实话实说》做起来的。可是《艺术人生》的笑点在哪里?几轮策划过后,针对当时《艺术人生》“含水量”过高的评论,我们决定将计就计,就从大家关注的煽情入手,围绕我和冯巩想方设法让对方流泪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笑料展开。尤其当把所谓的“催泪四招”艺术性地抽离出来之后,我自己看了都不禁哑然失笑,还真像那么回事。

当时《艺术人生》制片人王峥还提出过“抗议”:“朱哥,这不好吧,咱们的节目哪是这样的啊?”我解释说:“首先这个剧叫‘笑谈人生’,而非‘艺术人生’,让大家看看刻意而为和真正节目的差别也好。再者,敢于自嘲说明咱有自信。有则改之无则加勉,也表明我们的态度。”

“立项”之后,我和冯巩便开始聊起了彼此的“艺术人生”。后来聊到冯巩曾经和我一起回兰州看望病重住院的母亲时,徐小帆敏感起来:“还有这么一段?快细细说说!”……

旧事依稀,却已物是人非,聊起母亲,我和冯哥都有些伤感。就在我们俩陷入沉默之时,徐小帆却突然说了一句:“有了!”他太了解我了,他知道母亲去世后我的心结所在。他问冯巩:“当时朱妈妈在病床上都对你说什么了?”“都是一些家长里短,具体的记不太清了,反正老太太挺高兴的。”“有没有说让你劝朱军要孩子的事?”“好像还真说了。”

一抬眼,竟然已经是深夜11点了,我们从下午两点多一直聊到现在,竟然不知。“行,二位回去休息吧!今天晚上我拿出一个样稿来,明天上午再接着讨论。”第二天下午,我接到了徐小帆的电话:“你赶

紧到影视之家来一趟,本子出来了,而且今天晚上台领导就要看!”“什么?本子我还没见着呢,晚上就看,怎么演?”“就是拿着本子念也得演,台里领导定了,今天晚上就要看!”

我放下电话就直奔影视之家,拿到本子一看:嗯,真的成了。

审查顺利通过。可怕的梦魇之旅随之开始。入选春晚的节目都要几经“摔打”,而这个节目每演一次对我来说都是一轮痛苦的折磨。尤其是我们和老母亲的合影寄过来之后,看到病床上插着管子的母亲,我的心就揪着疼。后来我对冯巩说:“巩哥,抱歉,这个作品咱们这么演下去,我受不了了。从今天开始,慰问演出我就不去了,你找别人去演,台里彩排我跟一下就行了。”他也非常理解我,但这只是我们俩之间达成的默契,有很多演出还是不得不去。在春晚之前,这个节目我已经演了二十来场,每演一次都半天缓不过劲儿来。平时最疼最不敢碰的疤,却要一次又一次地掀开缝上、掀开缝上,一次又一次地受煎熬。到了真正的直播,反而是我演得最次的一回。大概是真正到了台上,心里有了杂念,我想把它演好,就真的开始“演”了,真情的成分已经在之前的二十来次表演中消耗大半。但观众心里没有这个比较,现场效果依然很好,掌声笑声不断,拿出照片时,台下观众眼中都泪光闪烁,我心里也多了一份不同于彩排时的感动。

在我生命的旋转舞台上,生活、春晚、《艺术人生》各执一面,它们有着不同的规模和气场,而这一次,《笑谈人生》让它们水乳交融。2005年春晚就像一个人性的战场,能在这个舞台上战胜自己的脆弱,处置好自己的理性与情感,我明白,这一切来自于天堂里母亲的百般佑护。感谢母亲。